



才同學。你又知不知道，我們百多位同學之中，誰最有福氣，最早升呢為祖父母輩？誇lalala，梁碧君同學是也。真是恨死我等非常超齡剩女。

該晚最高興大概是王知健與王麗瑛伉

儷，香港地寸金尺土，他們終可成功將積存家中已十年八載的舊物即場散貨，包括听社風衣、水杯及10年前的加冕紅帽，究竟這些是草還是寶？只見貨起手落，一下子同學蜂擁而上，全部給據為己有。（本人親眼目睹梁X和同學〔為存厚道，姑隱其名！〕不斷奮勇舉手，並將手快有手慢冇、全力爭取回來的好幾樣寶物，拼死命塞進個迷你手提袋內，表情沾沾自喜。）

有些同學當年沒參加25年加冕典禮，難得帽在老師在，即興就由多位老師，分別為同學進行加冕典禮，遲到好

過冇到，戴過紅帽，鴻運當頭，難怪人人喜上眉梢。

大家整晚笑笑笑，幾乎都笑飽了，結果餸菜剩了不少，馬家鳴同學十分細心兼環保，很早就安排侍應將食物打包，離席時，還可隨意又食又拎，絕不浪費食物。舊同學相聚，就有這樣好，不用裝模作樣，實事求是。

真與誠，讓听情隨著歲月流逝，越來越堅，越來越勁！！



同學日之同樂同行

羅乃萱 (75听社)

經過昨天的聯歡與吐露港之遊，听社同學們無絲毫倦意。同學日的下午，約好兩點回到培正小學，但兩點未到，已見同學雲集。

「來！來！大家拍合照！」女同學在喊，換上藍白風

衣的眾美女們，都擺好甫士，讓男同學舉機拍攝。就是這樣，三五一組小拍，十五十六位女同學一組大拍，照相機閃過不停。

「從來沒試過那麼多男同學為我們拍照！」有女同學有感而發，說出咱們一眾的感受。

「噢，你也來了，你……很臉熟，我們一定認識的，你是……」大概人到中年，各同學腦袋的記憶體也有限，大家見面，只認得樣子，卻忘了名字。於是，各人便在不同角落，開始重新介紹。

「我是庭庭，不是雞卷啊！雞卷在台灣，沒有回來！」忽然，耳畔傳來郭蔭庭拿著手電跟那邊廂的羅興振在對話。羅以為他是梁繼權（雞卷），大呼不是，急急請他起來參與盛會。



大家在小學部拍了一會兒照，便趕赴另一熟悉場景再拍。那當然是最熱門的拍攝地點，中小學交界的梯階了。

說時遲那時快，一聲令下，眾男女同學已熟練地排成幾列，讓攝影師為我們

舉機拍攝，留下珍貴美好的回憶。

然後，在何建宗的帶領下，我們一眾來到印著听社致敬牌碑的「培正校史文物室」，同學們無不興奮地舉機猛拍，館內各類文物如不同年期的培正詩集，崔琦學長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獎牌，甚至課室桌椅等，都成了同學們拍攝的目標。

只可惜時間有限，不能久留。大夥兒便趕著前赴中學禮堂，參與同學日大會。大家的拍攝癮頭還沒滿足，正是坐在那兒，拍到那兒。前邊幫後邊拍，左邊幫右邊拍。至典禮開始，大家才乖乖把攝影機放下，留心聽台上講者校長分享，培正中小學及澳門培正過去一年的「威水史」，聽到師弟妹出色的表現，咱們紅藍兒女，總是與有榮焉。

但大家心中有數，最渴望的時候，當然就是輪到咱們社上台接受加冕慶典啦！只是等呀等，怎麼還沒到！

滿以為按著順序，該輪到咱們的時候，怎麼又不是……等得心焦的同學們，開始陸續走到禮堂後排，不管「三七二十一」，又拍起不同組合的大合照，如按中六信望愛光四級共四組，中五或以前離開培正的一組等，拍過不停，充分發揮昕社同學們忍讓變通的美德。

「好！好！到我們了……」台上宣佈該是昕社加冕的時刻，大夥便排列有序上台，還邀請到四位師長與我們合照，他們分別是：余榮端老師，李仕浣校長，葉賜添校長，陳力行主任，真是我們的榮幸。

加冕典禮結束，緊接著的是大公宴。這趟是在離校不遠的好彩酒家舉行，幾乎大部分同學都選擇徒步前往。可惜的是，當天也有些同學如梁燕珊、陳良玉同學便因身體不適，撐至加冕完畢便要回家休息。送她們上的士的時候，大家都有一點依依不捨，順祝她們身體健康，後會有期。

我們徒步前往的，總不忘邊行邊細說昔日的培正回憶。

「我們中午一放學，就是在這兒附近到處吃……」李彩芬說。

「我是回家吃的居多！」旁邊的曾慶瑜這樣應和。

不消十五分鐘，便行到好彩酒家。大家的情緒仍是高漲，於是，便抓緊這個機會，除了舉機拍照外，跑到每桌進行訪問，聽聽各同學對這兩天的同學相聚，有哪些難忘珍貴的片段。以下便是同學們的回應：

「最開心是那些大合照的時刻！」（關炳年）

「最難忘是那天與同學沿吐露港步行聊天，重新建立關係的時刻！」（羅慧莊）

「最高興見到所有女同學都是青春常駐，一點都沒變！」（馮啟異，聽到她這樣說，一桌子的女同學都嘩然贊同。）

「最高興能跟自己社的同學同桌吃飯，像回到自己家中般開心！」（何建宗，因他過往是校監，每到學校的喜慶日子，都要坐主家席，不能跟同學敘舊，如今退任下來便回復自由身了。）

「最開心見番張麗娟！」（陳楚雲）

「最開心是發現了，當年中六，考第一的是蘇靈超，第二的是梁景文，第三是鍾少蘭，第四是王永麗，第五是馮啟異……」（余俊傑，綽號「蝦蟆」的他談起這些排名像發現新大陸似的興奮）

「最開心是見到一些十年，甚至三十年都沒見過的舊同學，但一見面談起來的時候，卻完全沒有隔閡，彼此的友情沒有被時間沖淡。」（鄺錦宏）

「不能言說，盡在心中。」（張秀雲，她的回應最簡潔，也最耐人尋味）

「很開心知道羅慧莊是師母。」（鍾少蘭，她是在今次才重遇朱光華師母羅慧莊呢！）

「最難忘是咱們這一桌沒女生來坐……」（鍾志豪，風趣幽默的「叮叮」回應時，仍不失其搞笑本色）

「最高興是拿回自己加冕的帽子！」（張德偉，二十五週年慶典他沒能赴會，但拿到那頂紀念的帽子，他已心滿意足。）

「最難忘是吐露港郊遊！」（徐兆敏，從澳洲回來的他跟同是澳洲回來的羅慧莊答案不謀而合，真是同「道」中人。

「我一直以為自己唸的傳理系是文科，不是理科。但最開心是番茄（即王麗瑛）告訴我，其實那是『全理系』，原來我唸的是理科呢！」（葉啟恩，一位唸文科的同學發現自己一直唸的其實是理科，其實，他是文理兼備才對！）

「最高興是跟三十年沒見面的林老師，一見面仍有很多交流，仍記得他教我 $H_2 + O_2$ 可變回 H_2O 跟 O ，這可『變番轉頭』的說法，對我一生受用！」（梁廣進，現為人師表的梁老師，至今仍記得林贊孫老師昔日的循循善誘。）

「最高興見到同學仔，可以吹水！」（羅發祥）

「最開心收到羅乃萱電話，可以趕赴此盛會！」（羅興振，下午接到羅乃萱與郭蔭庭盛意拳拳的邀約，立刻從元朗趕來赴會。）

「最感動是在中學禮堂唱校歌。以前唸書時，唱校歌只是『唸口簧』般，沒有甚麼感覺。不知怎的，今天下午一唱，我就感動得潸然淚下，情緒不能自己，從頭哭到尾……真的感受到教育那種『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』的神聖莊嚴，真正品味校歌的歌詞時，感覺到那種任重道遠……」（曾慶瑜，三十五年來第一次見到她出現，仍是那樣熱情、真誠。）

走筆至此，驀地憶起咱們熟悉的培正校歌：

培正培正何光榮，教育生涯慘淡營，培後進兮其素志，正軌道兮樹風聲，萬千氣象方蓬勃，鼓鑄群才備請纓，愛我培正謨謀遠，永為真理之干城……

細味箇中歌詞，想起的，不單是培正至善至正的堅持與信念，還有當中以愛心關懷扶助我們成長的師長，還有這群難捨難離的老同學，老朋友……

記得李仕浣校長曾跟我說過，人到中年，有三樣東西是不可或缺的。一是老本，包括本錢與健康，二是老伴，就是身邊心愛的人。還有的，就是老友。握別時候，見到與同行同樂的「老友」，內心滿是感恩。各位同學，記得此次一別，是為了未來的日子再重聚。到時，渴望見到健健康康，笑意盈盈的大家呢！



特別的日子

1976捷社 莊潤祥



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八日，一個特別的日子。今天，我正式完成我大學的碩士課程，又開始了中學的同學會工作。

早上十時，返回大學母校——香港中文大學，參加畢業禮，領取碩士學位。這次是第二次參加，感覺上沒有第一次的興奮，也沒有第一次的不安。因為十一年前領取碩士學位時，周圍的同學沒等儀式完結便紛紛離席拍照去，完全不尊重典禮；今次禮儀時間較短，大家都有耐性等待儀式的結束。不過，各位教授和畢業同學都如同陌路人，各不認識，互不招呼。

中午趕回中學母校——香港培正中學，參加同學日活動。剛進校門便有回到家的親切感。先在捷社名冊上簽上自己的名字，補購了兩條120周年校慶的領帶。一旁有家長在擺賣紀念品籌款，大家都為籌建培正新禮堂出一分力。中學的學妹落力的推銷去年中學的歌舞劇光碟，李仕浣校長又推薦小學的莎劇新作。陳之望同學匆匆趕至，只隔遠的揮揮手，他又被眾人拉走，因為他今年擔任了中小學的校監，正要趕往參加新禮堂的平頂禮。籌劃多年的新禮堂矗立在面前，現時雖然仍被建築物料包圍，我仍可感到其宏偉巍峨的氣勢。

走到紀念吳華英老師球場，看到很多小學生及幼稚園的學弟學妹在表演。他們年紀小小，但絕不怯場，這可說是培正的教育特色，自小已給予學生各種機會發揮所長，增強自信。背後忽然傳來幾位校友的談話，他們說來到這裡便想起《小時候》的路加敏和王書祺。看來他們是久未回港的校友吧！記得我畢業後初次回校經過小學D座都有此感覺，現在每次回校都看到學校不斷在變，興建了很多新的建築物。這一方面固然可讓學弟學妹們有更好的學習環境，但另一方面，學校的空間越來越少了，置

身其中，有被囚在石屎森林之感。

昕社的同學今年慶祝畢業35周年珊瑚禧，眾人齊集樓梯大合照，每人都換上醒目的藍白色風褸，好像天空的浮雲，晴空一片。何幹謙同學介紹我與澳洲同學會會長徐兆敏見面，參孫（林贊孫老師）一見我們二人，便笑說我們是失散的兄弟，今日重逢。我們當然是兄弟了，紅藍兒女一家親嘛！徐兆敏邀請我到澳洲遊玩，有機會我一定會去澳洲探望這個「叻咁大佬」。

呂沛德會長告知要趕往中學禮堂，準備典禮。因為我今年獲選為同學會常務理事，要上台領取委任狀。典禮後立即參加會議，商討籌備新春團拜的活動分工。以往我都是以校友身分出席同學日的活動，今天成為理事，多了一重身分，也多了一重責任。

晚上的大晚宴因豪華酒樓裝修，改到彌敦道的好彩酒樓。這裡地方太小，根本容不下培正的各社精英。捷社及敏社被安排到一間貴賓房內，這裡看不到大堂的情況，電視也接收不到轉播的訊號，只憑門口傳來的聲音判斷在大堂進行的節目程序。結果我們齊齊看著電視裡的容祖兒，一齊高唱校歌，感覺真特別。捷、敏兩社來年正值畢業三十五周年的珊瑚禧，我們兩社同聚一室，正好借此機會商議禧慶的活動安排。

十二月十八日，對我來說，是一個特別的日子。

